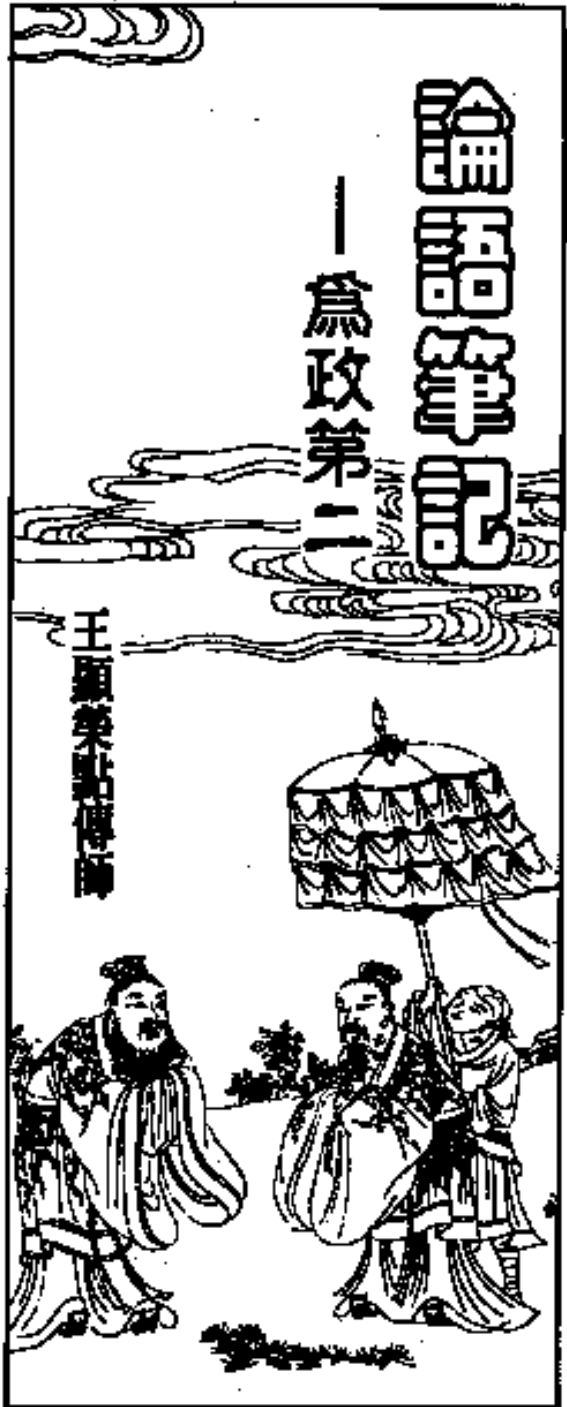


# 論語筆記

## — 為政第二

王顯榮點傳師



### 為政篇—第十九章

哀公問曰：「何為則民服」。

孔子對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，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」。

哀公，是魯國的國君，一個國家的領導人，通常，是一個國家的領導人，或是一個團體的領導人，都希望自己所領導的國家，是一個很富強的國家、或是自己所領導的事業團體，是一個很

成功、很有前途的事業團體，所以只要有人能夠提供有所幫助的條件，領導人都會請教的，如果領導人以為自己的領導能力勝過任何人，而非常自負的話，那其所領導的國家或是團體，一定不會長久的圓滿。

孔子的學問，我們所知道的，他是一個博古通今的人，當時春秋時代各國諸侯國君，無論在任何方面有了任何問題，只要能問到孔子，都能得到圓滿的解決。魯哀公當然知道，能使民心服，才是治國之道，所以他問到了孔子。

哀公問曰：何為則民服？

魯哀公問孔子：有什麼好的政策，可以讓百姓衷心的心服，好讓國富強起來。

魯哀公必然知道，以強權治國，那只是短時間過渡時期的權宜辦法，要想一個國家長期的維護其國泰民安的盛世景象，必須要有一個讓百姓心服口服的政治才可以的。如果是長期的強權制度，長期的讓百姓沒有安全感，民心必定會動，民心動，其最溫和的方式，就是遷往別個國家，而一個國家富強的第一個條件，就是人民，如果人民少，百業不興，國家將富不起來；人民少，力量單薄不夠，國家是強不起來，所以要想國家富強，首要的就是能夠安頓好百姓，而安頓好百姓，其最重要的方法，莫過於百姓能夠心服。

當局者迷，因為當局的人員少，事情又多，而在忙於應付繁多的事情時，常會忽略掉應該注意的地方，還以為做得很好。

旁觀著清，因為旁觀的人多，人多看的地方就多，當局的人所忽略掉的，旁觀者看得很清楚，這就是哀公問孔子的原因，也期望孔子看在祖國的情份上，提供好的政策，讓百姓心服。

孔子對曰：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；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

孔子回答魯哀公的問話：您朝廷用的人，都是正直的人；當您發現您所用的人，有私心偏見，您就以很正確的方式去懲罰他，做到了這一點，您的朝臣、您的百姓就會心服口服，衷心的誠服，國家必定是國泰民安。如果朝廷用人，用的是私心偏見、主觀很重，卻又只會做人前諂媚，專門矇蔽主管，卻將真正在做事的人（因為他沒有私心偏見，所以不允許有私心偏見事情產生，這種最會得罪那些心存投機的人）受到了懲罰，如果這種事實多了，您的朝臣和您的人民，就不會心服口服，只是屈服而已。

孔子回答哀公的話，其實不是很深奧、很難懂的道理，而是極為平常的道理。

這種極為平常的道理，常常就是很困難實施的道理，為什麼？問題就是出在主掌者，他對於「直」與「枉」的認定尺度，以及主宰者本身的理念，沒有鎖定在一個正確的焦點，以致於亂了方針，最後會演變成一個「直則枉、枉則直」的現象來，而主宰者總是到第一個才會發現。

在大學篇的傳文第十章，曾子解釋經一章治國內容時，引述書經上的秦誓篇說：秦誓曰：『若有一個臣，斷斷公，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，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，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，是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孫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；人之有技，媚嫉以惡之、人之彥聖，而違之俾不通，實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，亦曰殆哉』。

這不就是「一直」與「錯」的認定分野嗎？

所以曾子說：見賢而不能舉，舉而不能先，命也，見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遠，過也。

在南懷謹先生論語別裁，對於「一直、枉」的認定作這樣的引述：

「唐朝的歷史中記載，武則天問武三思，朝中誰是忠臣？武三思說，跟我好的都是忠臣。武則天說，你這是什麼話？武三思說，我不認識的，怎麼知道他好不好。」

這種大官，不就等於是聚斂之臣，所以曾子才會說：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此謂國不利為利，以義為利也。

國家能富強，首在民心能夠誠服，而民能誠服，則國君用人的直、錯之問，關係是相當大。

從詩經大雅、文王之什、文王篇：

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……

凡周之士，不顯亦世

世之不顯，厥猶翼翼

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國

王國克生，維周之楨

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……

大意是說：

周的祖先后稷，從堯帝卦侯到武王，已經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古老國家，但是上天就是再賜給周新的天命當上皇帝，這個因由是，自后稷開始的每一代君王及周的親族，從不炫耀其顯貴，而是每一代的君王及親族，都很小心謹勉在做維護其祖先建德的傳統，為的是祈求更有德的人才，都能投胎出生在周的這個國家，而已出生在周這個國家的有德人士，都得到很好的荐用而成為國家的棟樑，一個國家有那麼多的有德君子在協助這個國家，那文王在天之靈，就可以安寧了。

周得帝位之前，已經有了一千一百多年侯王國君的歷史，這是空前絕後的歷史，這就是歸功於周的世世不顯，厥猶翼翼的累積之德。國家或團體的領導人，如能效法，那就不用煩憂了。